

薛仁貴征遼事略



薛仁青征遼方略

# 薛仁貴征遼事略

趙萬里編註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薛仁貴征遼事略

趙萬里編註

\*

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肆号

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号 169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2 7/16 插頁1 字數44,000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 35,000 定价 7 0.22 元

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敗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固於敵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愜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薛仁貴征遼事畧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話說昔日唐 宗皇帝即位貞觀十八年天下太平諸國來朝海外高麗國東有四國一曰新羅國一曰伯濟國一曰菴茲國一曰危樓國一日太宗皇帝設朝升殿文武班齊閣門使出班奏曰今有海東伯濟王遣使呂黑飛來進奉陛下帝令近臣引見帝來使以皂紗蒙面帝不曉其由遂問使進者何物呂黑飛下殿請死太宗問其故呂黑飛奏曰臣有屏國之愆罪當萬死帝曰赦卿無罪當言其故呂黑飛曰臣奉王命將所進陛下寶物前來至海東黑風口從登州蓬萊閣欲循海經過高麗國遇高建藏大兵截其路株一負將身長一丈披絳獅服跨赤虬馬腰掛兩鞭弓身背飛刀五口乃高麗虎將葛蘇文也官封莫離支破本土高建藏爲主挾天子之命威鎮群臣乃東海王莽也將臣所進之物盡皆劫去以針黑綉其面諷刺陛下臣不敢去其蒙面若陛下見了臣該萬死帝曰赦卿無罪呂黑飛去其蒙面之物却見面上刺着四句言語道甚來

影書“略專遼征貴仁薛”本典大樂永

## 薛仁貴征遼事略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

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

話說昔日唐太宗皇帝卽位，貞觀十八年，天下太平，諸國來朝。海外高麗國東有四國，一曰新羅國，一曰伯濟國，一曰龜茲國，一曰危樓國。一日，太宗皇帝設朝升殿，文武班齊。閣門使出班奏曰：『今有海東伯濟王遣使昌黑飛來進奉陛下。』帝令近臣引見帝（二），來使以皂紗蒙面，帝不曉其由，遂問使：『進者何物？』昌黑飛下殿請死。太宗問其故，昌黑飛奏曰：『臣有辱國之愆，罪當萬死。』帝曰：『赦卿無罪，當言其故。』昌黑飛曰：『臣奉王命，將所進陛下寶物前來，至海東黑風口，從登州蓬萊閣，欲循海經過高麗國，遇高建藏大兵截其路。捧一員將，身長一丈，披絳獅服，跨赤虬馬，腰掛兩韃弓，身背飛刀五口，乃高麗虎將葛蘇文也。官封莫離支，殺本主高建藏爲主。挾天子之命，威鎮羣臣，乃東海王莽也。將臣所進之物盡皆劫去，以針黑繡其面諷刺陛下，臣不敢去其蒙面，若陛下見了，臣該萬死。』帝曰：『赦卿無罪。』昌黑飛去其蒙面之物，却見面上刺着四句言語，道甚來：『殺兄前殿，囚父後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太宗視之大怒，隨問羣臣曰：『今高麗欺朕如此，便起兵征伐，誰敢前

去？『言未畢，殿下一將出班厲聲取奏：『陛下！臣非口過，若高麗國去，倘逢賊將，臣能生擒奉獻陛下。』太宗見了，喜不自勝。怎見得？有詩爲證。詩曰：

一身踏碎高麗國，兩手生擒莫離支。

英風凜凜欺叔寶，勇氣堂堂賽尉遲。

覷了無不稱心。這將軍却是燕國公世雄之子，乃薛萬徹也。太宗曰：『是駙馬也！』薛萬徹願作先鋒。帝曰：『兵起，卿爲前部先鋒。』房玄齡、杜如晦出班奏曰：『勿爲私隙，陛下起兵征遼，軍民遭難。況高麗居於海東，路遙地遠。陛下今起軍征伐，軍有帶甲之勞，民有轉輸之苦。雖若成功，得地不足耕耘，不堪畜養。何況勝敗難分。昔日煬帝征遼，軍折三萬，地退數千里，以成後世之笑。陛下熟思之！』太宗曰：『非也！二卿所知，昔日煬帝不成者，蓋不明用兵之法。朕自河東起義兵，五載定隋，削平羣盜，所征者破，所擊者亡。自武德至貞觀，豈有化外粗俗，敢欺中原天子？今莫離支殺主奪權，欺凌大國。此賊神天不容，朕大〔三〕殺之。請卿等勿復再言，寡人事已決矣！』房、杜二人不敢再諫，出朝，忽見一隊頭踏，骨朵大劍，水罐銀盆，近中門來。背後馬上坐一老將，鬚如銀絲，目若朗星，乃是鄂國公敬德也。見房、杜下馬，問二人何爲面色不樂？房、杜言曰：『天子欲征高麗，諫之不從，所以帶憂。』敬德曰：『我當諫之。』房、杜再隨入朝來。近臣言鄂國公總管來見帝，帝宣上殿賜坐，

房、杜立於殿下。帝問曰：『卿不宣何至？』敬德曰：『知陛下欲征高麗，來諫陛下。』太宗令昌黑飛至殿下，敬德視之，面刺：『殺兄前殿，囚父後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敬德猛叫曰：『莫離支賊將安敢如此？』奏曰：『從陛下征此高麗，庶幾報恨。』帝曰：『卿若減了十五歲，朕何慮也！卿今老矣！』敬德曰：『臣雖老，二臂尚有千斤之力，何其老矣！』帝曰：『如何見得卿不老？』以手指殿下石獅子，約千斤已上：『臣當一臂慣（已）之，使陛下知臣不老。』言訖，撩起袍，用臂慣石獅子，平身而起，轉殿行步如飛，約及數遭，擲石獅子於殿下，全無氣喘。又再取奏：『陛下！尉遲老那不老？』只陛下見道權喜煞！太宗宣左右將先鋒印來，寡人御駕親征，卿爲前部先鋒，只來日軍兵便上來。各人皆散。怎見得？詩曰：

欲破高麗平海水，全憑老將尉遲恭。

房玄齡、杜如晦道：『他來諫天子，被天子倒說了他。』拜英國公李世勣爲元帥，敬德作先鋒，起軍三十萬，御駕親征。打登州蓬萊開過海黑風口，軍才達東岸，迎頭的兵來約及三萬有餘。陣前捧一員將，頂三叉紫金冠，披絳獅服，橫一柄大桿刀，跨赤虬馬，左右帶兵器兩韃弓，身背飛刀五口，陣前耀武自言：『吾乃莫離支葛蘇文也！』太宗傳聖旨：『若擒取賊首者，當封萬戶侯。』一將出馬交戰數合，莫離支刀劈敬德，敬德閃過，左手拿住刀桿後猓爪，不放青鋒刀，腕上彪彪竹節鞭，舉起鞭來，莫離支背上取出飛刀在手，敬德撥馬歸陣。莫離支催

兵掩殺，太宗大敗，兵荒將亂，傘倒旗斜。太宗一騎馬落荒走，莫離支背後趕着。海東岸見險峻山勢，太宗到近，見一坐山下紅綽高門，上安牌一面，寫『虹蜺三刀之山』。太宗負〔四〕急縱馬入門，莫離支欲追太宗，連發數箭皆不中。太宗思着美良川榆窠園也，縱馬上坡。莫離支叩坡大叫：『李世民下馬受死！』太宗無計免難。向山脚一壁轉過一騎馬來，馬上一箇年少將軍，素袍鎧鎧，赤馬朱纓，擗轉方天戟，取弓箭在手，一箭射莫離支墜馬。太宗厲聲問曰：『救朕建功者，虎將何人也？』白袍年少飛身下馬，掬方天戟，高坡直下，躬身取奏：『臣乃絳州龍門縣人也。』詩曰：

黃河流在崑崙下，龍虎風雲際會時。

其人欲言姓名，忽驟雨大作。帝從馬下坡，馬蹶落足，太宗墜騎，大叫一聲，向寢殿睡覺。其時風清還二鼓，月白正三更，却是夢中之事，坐而待旦。帝設朝，宣袁天剛、李淳風司天臺官圓夢。帝說罷，袁天剛曰：『虹蜺者絳也，三刀者州也。白袍將軍必在布衣當年少，在絳者，左側必有破遼虎將。』帝曰：『應夢之臣，如何得之？』李淳風曰：『陛下因起義兵而立朝臣，若陛下隨路招其義軍而立唐朝，必得應夢將軍也。』太宗降詔書天下，交三十六路總管府爲招義軍，拜英公李世勣爲〔五〕遼大元帥。英公令長安市心立起義軍旗，旗下張掛榜文。百姓仰面看者如簇，日當午時，見一白袍年少，分開人直走至帳下，某來投軍。見英公禮畢，啓曰：

『吾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延陀。』曰：『聖旨招得絳州人，當引見帝。』英公將延陀見帝。帝曰：『英雄非是夢中見者。』當領頭安排，猶想夢中之事。見敬德立於殿下，不見胡國公秦叔寶。帝問叔寶何不入朝？近臣奏曰：『在病多日。』帝思美良川之恩，兼當今又用人之際，帝引敬德、英公親來探叔寶病。人報秦叔寶言：『駕至。』瓊欲起，奈病身不能舉動，帝已至病榻。瓊曰：『臣該萬死。』帝曰：『卿病若何？』瓊曰：『臣病不能舉動，痛哉！』帝曰：『卿少年時終曾征戰。』瓊曰：『昔日破楊玄機，後佐李密破張須陀，皆臣之力。後歸陛下，未嘗暫息。昔戰敬德美良川，臣勝多矣。』在傍鄂國公面如赭血，言曰：『昔美良川，叔寶豈勝恭也！若非主人洪福，澗根底作較子七八箇死，怕當時有伏爾之心，咱每兩箇，今日再敢擗麼？』叔寶聞言，忽然離席。太宗急問曰：『卿既在病，何緣得起？』瓊曰：『適聞敬德之言，使臣得其疾病。』敬德大怒，叔寶似此欲與恭定其高下。『吾雖年老，今對天子，手提單鞭，若三合勝了，我觸金階自死。』言未盡，屏風後一人叫：『鄂國公欺俺父病，有甚強處，咱兩箇自鬪幾合。』言訖，轉過屏風來。其人年少，虎體人形，腕懸鐵簡，身掛綠袍。太宗見了，喜不自勝，若得此人，決擒莫離支。言者秦瓊之子秦懷玉。太宗曰：『卿父稍安，從朕征遼。』駕還宮室。次日駕坐，英公奏曰：『義軍招足，請陛下於灞陵橋看臣教軍。』帝喜。將領百官擺列，變駕儀從，長安百姓歡喜，變駕看教兵，人密密地勿知其數。駕近灞陵橋，向百

姓叢中見白衣年少，把頭上氈笠子撇將起去，氈笠子欲落，拈弓在手，仰射笠子一箭，復起去，用連珠箭，笠子入青霄之內，隱約如寒星之象，百姓連珠兒納喊。帝大驚，急遣左右近臣往人叢中問曰：『射笠子英雄虎將何人也？』其人直至馬前，高聲大叫：『取奏陛下！』臣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延陀。』帝大喜，引至教場中。帝坐講武殿，宣英公、敬德等坐。帝曰：『朕觀薛延陀，乃英雄之輩，可以加前部之職。』宣至延陀，欲賜先鋒印。薛延陀曰：『此先鋒印，不可便受，只許爭。恐衆文武不伏之人，於教場中躍馬橫鎗擗三次，有爭功者臣與比試，無爭者恁時掛印未遲。』帝喜。薛延陀披掛了，躍馬橫鎗擗衆官百姓。從長安路上一騎馬來，坐着年少將軍，走至教場中，叫延陀：『將那先鋒印與我！』上至太宗，下至文武百官，無不驚者。來人是誰？詩曰：

剛氣昂昂誰可同，扶持唐世一英雄。

曾思跨海征遼日，此將先居第一功。

這將軍，乃秦叔寶之子秦懷玉，立馬於講武殿下。帝問曰：『爾父病體未痊，何來？』懷玉曰：『知陛下於灞陵橋教兵爭先鋒印，父有命，交臣來爭印，勝者敢見於父，敗者教場中就死。』帝大喜，教二人接戰，無十合，薛延陀敗。帝曰：『虎父無犬子。』令左右將先鋒印來與秦懷玉。曰：『臣不敢受。』帝曰：『謂何？』『俺父親有令懷玉道：「上至鄂國公，下至諸

將，都贏了後，將取先鋒印來見我者。」殿上敬德道：『這小廝只是搦我。』令左右將披掛來。敬德曰：『你若二十合贏得我鎗頭點地，休道先鋒印，我這鄂國公職事，也與你。』便撩袍下講武殿來。忽聽背後一年少叫：『秦懷玉才<sup>(九)</sup>欺俺父年老，咱兩箇爭來！』敬德大怒：『誰道我老來！』見一年少將軍，神眉電目，面如噀血，果然父子不移體，是尉遲寶林。『咱兩箇爭來！』腕懸鋼<sup>(二)</sup>鞭，亭亭而立。敬德道：『如分毫敗失，休來見我，得處分。』太宗宣二人至殿下，謂曰：『朕非令卿等自相吞併，便欲重用，未知蓋世雄才何以<sup>(三)</sup>？卿等各無辱父之英名，勝者有賞，敗者有罰。』二人齊領聖旨，向教場中列兵卒五百，二人入陣披掛，不移時，秦懷玉先出陣，百姓納喊，斜橫着出白鎗，虎腕上雙懸毗楞簡。尉遲寶林出馬懸鞭，橫出白鎗。兩騎交鬪約十合之後，不用長鎗，各拈暗器械，一箇忙提竹節鞭，一箇急綽毗楞簡，又鬪十合，百姓連珠兒納喊，太宗喝采不迭。太宗宣二人罷戰，宣來謂曰：『寶林！從你父臨軍。懷玉！若你父叔寶病痊上邊來者。天下義軍招足，然後洛陽取齊。』帝還宮，發使催督三十六路總管招軍使。一宣使往絳州金臺府。張<sup>(三)</sup>士貴，本名忽峯<sup>(二)</sup>，號州盧氏人也，號曰忽峯賊，征肖銑<sup>(四)</sup>有功，封號<sup>(五)</sup>公，作絳州兵馬總管。張士貴接着使命，開詔敕征遼事，招義軍總管府。宣使回，張士貴與副總管劉君昂張掛黃榜於絳州市井招義軍，百姓看着無數。於人叢裏見一箇村婦人，年約二十有餘，荆釵布襖，至甚貧寒。觀其標格，非久

困之人。問其市中人曰：『所看何榜？』或曰：『大唐天子欲跨海征遼，招集義軍壯士，如願者當納狀書名入官投軍。』貧婦聽言，兩手加額：『我夫有冠世之才，今逢時當顯也！』走至莊上，俺夫主交赴官投軍一名，倘有折箭之功，豈不榮家顯祖也！』詩曰：

佩劍執圭朝玉闕，頂冠徹履上金鑾。

這夫人是柳氏，在絳州龍門縣大黃莊分曲村住。婦人奔莊上來，通報夫主：『我昨日奔絳州去，見市中張黃榜，言大唐天子征高麗見招義軍，你敢投軍麼？今邊庭用人之際，乃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富貴，更待何時！今可便往絳州總管張士貴處投義軍一名。』仁貴曰：『有大事未了。』柳氏曰：『何事？』曰：『父母在淺土，未曾遷葬，孝服在身，遠離父母墳所，乃大不稱心也。』柳氏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你去，妾當備食洗衣，亦可苟養一身。公若身居爵位，他日無忘也！』仁貴遙辭了父母墳，拜別莊院，方欲進步。柳氏曰：『祝付公！若充軍止作長行，妾與公一物，慎勿遺失。』言絕，舒手懷中，取出一物來度與仁貴。覷了，兩手加額，是甚物也？父母臨危，留下一領汗衫，柳氏收得。『公若臨軍，披此汗衫，其功必建，蓋孝感於身。』仁貴辭柳而去，不數日早至絳州，分開人叢，走至講武廳下，戳下方天戟，叉手應喏：『小人特來投軍使。』張士貴、劉君昂惶然大驚，百姓應喊。士貴曰：『爾來晚矣！』仁貴曰：『告總管！國家用人之際，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何時及』

身。』士貴曰：『爾何姓名？』『姓薛雙名仁貴。』張士貴大叫一聲：『這漢怎敢？』劉君昂道：『左右！臂口摑更不敢言。』令左右推出教場去者。仁貴出來，低頭自思，不知其過。一老人言曰：『公犯着總管諱字。』薛仁貴方省，鼓掌開言曰：『天子征遼，招壯士來投軍，爲犯總管諱字，將某不用。』仁貴正分辯間，向官道上數騎馬來，馬上坐着箇老將軍，生得方面巨口，恠目神眉，乃盧國公程咬金帶牌走馬，催趕天下義軍。薛仁貴迎着馬頭叫屈，程咬金遂問：『漢子因甚叫屈？』仁貴叉手立於馬前，曰：『小子乃絳州龍門縣大黃莊人也，姓薛雙名仁貴，來投義軍，爲犯着總管諱字，將其遣趕不用，是英勇難施助國之心也，願詳察之！』程咬金見說大怒：『這老賊怎敢！』道：『仁貴隨我去來，用你時萬事俱休。』道罷，張士貴接來衙內。問張士貴、劉君昂：『招義軍如何？』士貴曰：『義軍招足。』咬金曰：『公有何私？』士貴曰：『某無私。』『大黃莊薛仁貴，爲犯你諱字，挾冤不用。昔日李藥師曾有變，神堯高祖反，斬家小二百餘口，不爲仇，反用爲軍師。秦叔寶逼帝於老君堂。今二人皆厚唐祿。爲犯你諱字，遣棄良將。』士貴緘口無言。咬金喜曰：『此人有良將之才。』衆官問曰：『你要充軍，有何武藝？』仁貴曰：『十八般武藝俺都會。』張士貴聽道罷，早不喜。令左右將弓來，教仁貴拽試。仁貴左手推靶，右手兜弦，一推上弓，連拽數十滿。士貴問曰：『此弓以上更加得幾張？』仁貴道：『這弓更添三張。』張士貴大怒曰：『你敢猛言，怕不信。』『臂』

膊來粗桑樹，砍做弓，曾拽四張。』士貴道：『除了弓箭，別會甚麼？』綽戟在手，言曰：『除總管以下，都敢與他比試。』劉君昂道：『這漢正是搦我，左右！將披掛來。』懽喜（忒）仁貴，望有箇成頭的，這漢合死，一戟戳死這漢，然後隨程咬金入洛陽，駕前爭先鋒印則個。這兩箇方欲爭鬪，見一隊軍約一千有餘，捧一員將，自言吾乃混天大王董達。咬金道：『不須你二人比試，張士貴領義軍教來迎賊兵。』兩陣完，混天大王出馬，頭頂朱漆笠，身披明鎧甲，跨赤虬馬，橫着宣花斧。董達搦戰，劉君昂出馬，無數合，君昂敗了。賊再搦戰。咬金道：『只虧我老了。』背後一人高叫：『總管放心，俺生擒賊將，奪瑩鎧。』言訖，告總管借與我馬，橫方天戟，不打話便戰。賊將不能措手，撥馬便走。薛仁貴追賊，散亂奔走。張士貴催軍掩殺，賊軍逃走。程咬金鳴鑼，諸將皆至，不見仁貴。咬金高坡上視之，望見正西下騎馬來，馬上白袍年少鞍轡上橫擔着一員賊將，直至高坡下，擲賊將於地。薛仁貴活捉將來，驚殺了程咬金，以鞭碎其腦。咬金曰：『吾先往洛陽，隨後義軍便起。』將董達瑩鎧赤虬馬賞薛仁貴。張士貴、劉君昂領薛仁貴從事，登程上路。天下義軍都至洛陽，太宗軍駕亦至，傳聖旨，宣大小總管來日駕登九龍門看諸總管擺行陣。程過門下得聖旨，各奔本寨。張士貴、劉君昂置營於城外，亦蒙帝旨。二人帳上議之，士貴曰：『吾自年少素攻力戰，不曾習兵法，擺行陣，不知規矩，豈能曉會？來日九龍門下惹衆將笑。帝知我爲勇夫也，雖無罪，豈不自恥？』君昂但默然不語。

帳下一人高叫一聲：『何須總管憂，此乃征遼建功之日，只來日先怕（二）行陣，教總管先獲頭功。』二人驚視，乃薛仁貴也。帳上問曰：『你會排行陣麼？』仁貴曰：『稍解孫吳兵法。』士貴大喜：『行陣有法，當奏帝薦功。』仁貴應聲退候。次日，太宗駕領敬德與英公文武登九龍門，看總管行陣過。次後張士貴過於門下，帝與英公大笑言曰：『奇哉此陣！見左右方圓，內虛外實，勢若繩紃剪紙，陣形用內虛外實，所以孫吳具載。』帝曰：『運籌略略如孫子，布陣依依似武侯。那老賊焉能會布此陣？方知藝行隨福。』太宗默然瞬目，見士貴背後一人素衣白袍瑩鎧，赤馬朱纓，執戟在前，軍於其後。帝乃曰：『此士貴是拙主人，背後執戟者巧博士。』使一殿官下九龍門交問掛白袍年少卿官姓甚？朕欲用之。比及殿官下門問，張士貴行陣已過。帝更不看別路諸侯行陣，便下九龍門至朝。駕坐，宣英公、敬德至。帝曰：『卿等適來見張士貴行陣如何？此陣奇哉！』英公曰：『此陣甚好，敵避之爲虛，擊之爲實，得武侯八陣法。』帝問敬德：『此陣如何？』敬德曰：『臣自佐劉武周，後歸陛下，大小約經二百餘陣，雖不通兵法，也曾見過，適來陣勢，未嘗見此。』帝曰：『老賊焉會此陣？昔日張士貴爲破肖銑，雖有功力戰，何知兵法？惟恐有人所教。』帝疑之。適見執戟白袍年少指引軍兵，此人非俗。帝令近臣宣張士貴至於殿下。帝曰：『昔日高祖三封肖相，卿知否？』士貴曰：『不知。』『因薦韓信進賢，卿休諱。適見行陣，卿豈能會？必受他人所教，卿當言之。朕無高祖

之明，卿有肖何之德。今誰教你行陣來？休諱。」士貴曰：「臣不敢諱。」俯伏在地，奏曰：「非臣之能，有一人所教。」帝大喜，「問卿誰教你來？」士貴言曰：「夜夢神人所教。」帝口中不語。太宗傳聖旨道與諸路總管上平遼論。張士貴還寨，請劉君昂上帳坐，說：「帝要平遼論，如何？」君昂曰：「請仁貴問之。」令人請仁貴至帳坐，士貴擎酒問之：「帝要平遼論，想足下必有高見。」仁貴曰：「今蒙鈞旨，敢不盡心，魯鈍之才，試做一論，願求紙筆。」士貴心中大悅：「左右！將紙筆來。」仁貴拂開紙，一筆揮就看了，度與士貴看罷，將平遼論收於裏面。仁貴曰：「今將此表見帝，如蒙問念，若何！倘不解文意，何以對帝奏之？」士貴言：「咱兩箇同去見帝，你自解說去來。」言訖，搭手仁貴之臂，同步下帳。怎見得？詩曰：

正當龍虎相逢日，恰是君臣慶會時。

張士貴將仁貴至內門前，留於宮門外。士貴將平遼論見太宗昇殿，有英公亦袖其表，宣諸路總管至殿下各進平遼論。武士韞獻上，帝觀其文。馬三寶言邊關守長自備其境，帝不喜。段志賢、裴行儉上表，不合帝意。英公見帝不喜，方欲袖出其表，見張士貴亦捧表一道上，帝展於御案，令左右宣讀，未及一半，歡喜煞太宗！使英公袖手碎其表。不知表上說個甚來？表曰：「臣聞黃帝臨朝，蚩尤作亂。有虞在位，苗裔不君。軒轅豈無德之君，帝舜非不仁之